DOI: 10.13796/j.cnki.1001－5019.2017.01.010

西域胡乐流播与北齐诗风的转变

李建栋

摘　要: 西域胡乐在北齐末期大盛，乐工、帝王、士人不仅熟习胡乐，且复创制胡乐新声。此现象背后隐藏着统治者以胡乐为纽带而兴起政治上胡化的用心，其直接结果是用胡人作大臣，汉族士人被排斥于国家权力核心之外。相应地，这一时期文人的政治热情消歇，诗歌多抒发伤情，语言刻画趋于细腻精工，与风骨遒劲、语言富赡的魏齐之际的诗风形成明显反差。

关键词: 胡乐; 北齐; 诗风; 转变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019(2017)01－0054－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5BZW059)

作者简介: 李建栋，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安徽 芜湖　241000)。

胡乐与诗歌的关系问题是北朝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大命题，而北齐时期的胡乐流播更具其独特性。考察北齐胡乐的发展状况，对于厘清北齐政治动向、文学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

北齐开创者高欢的祖先本渤海望族。高欢祖父高谧曾仕北魏至侍御史，后因坐法而徙居北方六大军镇之一的怀朔镇。当时的怀朔镇有鲜卑重兵屯集，胡风浓厚，高欢“既累世北边，故习其俗，遂同鲜卑”①。高欢于武定四年(546)兵败玉璧，“是时西魏言神武(即高欢)中弩，神武闻之，乃勉坐见诸贵，使斛律金《敕勒歌》，神武自和之，哀感流涕”②。今存《敕勒歌》歌词虽为汉语，但高欢与斛律金相唱和的《敕勒歌》是唱给鲜卑诸贵听的，此歌在当时实为鲜卑胡歌，可见高欢对胡戎歌之喜好乃其胡性习俗的一部分。

至高欢诸子，他们尽管多受汉人博士训导，然其生活习俗却一依鲜卑。因此，高澄、高洋、高湛等皆好胡乐、胡舞，这也是西域胡乐在北齐时代能够大行其道的重要原因。高澄对西域胡乐多所爱好。《隋书·音乐志中》云：“杂乐有西凉鼙舞、清乐、龟兹等。然吹笛、弹琵琶、五弦及歌舞之伎，自文襄(即高澄)以来，皆所爱好。”③《北齐书·外戚·尔朱文畅传附弟尔朱文略传》亦云：“世宗(即高澄)尝令章永兴于马上弹胡琵琶，奏十余曲，试使文略写之，遂得其八。”④而高澄弟高洋对西域胡乐的喜好更甚于其兄。《旧唐书·音乐志二》云：“后魏有曹婆罗门，受龟兹琵琶于商人，世传其业，至孙妙达，尤为北齐高洋所重，常自击胡鼓以和之。”⑤高洋对胡鼓、胡琵琶的喜好甚至达到心理变态的程度，《北史·齐本纪中》云高洋“或躬自鼓舞，歌讴不息，从旦通宵，以夜继昼。或袒露形体，

① (唐)李百药《北齐书·神武帝纪上》，北京: 中华书局，1972年，第1页。
② (唐)李百药《北齐书·神武帝纪下》，第23页。
③ (唐)魏徵等《隋书·音乐志中》，北京: 中华书局，1973年，第331页。
④ (唐)李百药《北齐书·外戚·尔朱文畅传附弟文略传》，第667页。
⑤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音乐志二》，北京: 中华书局，1975年，第1069页。

涂傅粉黛,散发胡服……或担胡鼓而拍之”①。

高欢及其子高澄、高洋对胡乐的喜好,促进了西域胡乐在北齐的流播。大致而言,北齐胡乐的流播分官方与个人两个系统。北齐官方演奏的西域胡乐多为套曲,这从隋宫廷乐承继于北齐宫廷的诸西域胡乐的体制可见:

《西凉》者……《杨泽新声》《神白马》之类,生于胡戎。胡戎歌非汉魏遗曲,故其乐器声调,悉与书史不同。其歌曲有《永世乐》,解曲有《万世丰》,舞曲有《于阗佛曲》。其乐器有钟、磬、弹筝、挡筝、卧箜篌、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箫、大筚篥、长笛、小筚篥、横笛、腰鼓、齐鼓、担鼓、铜拔、贝等十九种,为一部。工二十七人。②

《龟兹》者,起自吕光灭龟兹,因得其声。吕氏亡,其乐分散,后魏平中原,复获之。其声后多变易。至隋有《西国龟兹》《齐朝龟兹》《土龟兹》等,凡三部。……其歌曲有《善善摩尼》,解曲有《婆伽儿》,舞曲有《小天》,又有《疏勒盐》。其乐器有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笛、箫、筚篥、毛员鼓、都昙鼓、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铜钹、贝等十五种,为一部。工二十人。③

《天竺》者,起自张重华据有凉州,重四译来贡男伎,《天竺》即其乐焉。歌曲有《沙石疆》,舞曲有《天曲》。乐器有凤首箜篌、琵琶、五弦、笛、铜鼓、毛员鼓、都昙鼓、铜钹、贝等九种,为一部。工十二人。④

《疏勒》,歌曲有《亢利死让乐》,舞曲有《远服》,解曲有《盐曲》。乐器有竖箜篌、琵琶、五弦、笛、箫、筚篥、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等十种,为一部。工十二人。⑤

《安国》,歌曲有《附萨单时》,舞曲有《末奚》,解曲有《居和祗》。乐器有箜篌、琵琶、五弦、笛、箫、筚篥、双筚篥、正鼓、和鼓、铜钹等十种,为一部。工十二人。⑥

每部胡乐中的歌曲、舞曲、解曲仅仅是其在官方演奏时一种相对固定的模式,而事实上,北齐时期流行于宫廷的西域胡乐数量远不止此五部。隋代牛弘等人论乐时曾指出隋时“《西凉》《龟兹》杂伎等,曲数既多,故得隶于众调,调各别曲”⑦,而“隋之胡乐大半受之北齐”⑧,故可知北齐朝廷流行的西域胡乐数量之众。另外,北齐官方对胡乐曲辞也多有创改。今存魏收诗《永世乐》即北齐官方套曲《西凉乐》中的杂曲曲辞。以此观,北齐时期以上五种胡乐套曲之歌曲、舞曲、解曲或多有汉语曲辞。

北齐胡乐的个人传播系统中,胡人乐工居于核心地位。他们既是传播者,也是创作者。北魏时胡人曹婆罗门受龟兹乐于西域商人,此业至北齐传至其孙曹妙达,妙达亦以龟兹乐为高洋所重。其实,不仅仅是曹婆罗门一人受业于西域商人,当时的西域商人中多能歌善舞者,他们通过丝绸之路,既进行着东西贸易交流,又将西域胡乐带入中原。据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之“龙华寺”条,北魏时“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⑨在北魏灭亡后,昔日洛阳的万有余家西域商胡贩客亦随“户四十万狼狈就道”⑩的移民进入了邺都,他们也将西域胡乐带入邺都。而北齐统治者为鲜卑化汉人,他们能舞工歌,皆好西域胡乐,所以北齐邺都的西域胡人数量之众及胡乐流行之盛

① (唐) 李延寿《北史·齐本纪中》,北京: 中华书局,1974 年,第 259、260 页。
② (唐) 魏徵等《隋书·音乐志下》,北京: 中华书局,1973 年,第 378 页。
③ (唐) 魏徵等《隋书·音乐志下》,第 378、379 页。
④ (唐) 魏徵等《隋书·音乐志下》,第 379 页。
⑤ (唐) 魏徵等《隋书·音乐志下》,第 380 页。
⑥ (唐) 魏徵等《隋书·音乐志下》,第 380 页。
⑦ (唐) 魏徵等《隋书·音乐志下》,第 354 页。
⑧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论述稿》,北京: 三联书店,2001 年,第 136 页。
⑨ (北魏) 杨衒之著,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年,第 131、132 页。
⑩ (唐) 李百药《北齐书·神武帝纪下》,第 18 页。

更在北魏之上。

北齐胡人乐工大部分是专业乐户出身,也有部分出于西域商胡之家,如康阿驮、穆叔儿等西域商人专门在家里培养能够演奏胡乐的子弟以供皇帝驱使。当时知名的胡人乐工有曹僧奴、曹妙达、和士开、何海、何洪珍、何朱弱、史丑多、沈过儿、王长通、安未弱、安马驹等。他们不仅传播了西域胡乐,而且也创制了大量的胡乐新声。

胡人乐工之外,其他北齐士人也多好胡乐,部分士人亦能创制胡乐新声。《北齐书·祖珽传》云祖珽"自解弹琵琶,能为新曲,招城市年少歌舞为娱,游集诸倡家。与陈元康、穆子容、任胄、元士亮等为声色之游"①。当然,这一风气的流行亦与通胡乐者可以出入王公贵族府第,甚至开府、封王的现实有关。《颜氏家训·教子篇》云:"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俛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②颜之推对士人以弹琵琶伏事公卿之不屑显而易见,但这却从侧面反映出部分北齐士人以演奏胡乐作为安身立命事业的现况。

二

在北齐武成帝高湛之前,尽管胡乐风靡一时,胡人乐工亦有被宠幸者,但他们并未干预朝政。且高欢及其子高澄、高洋皆精明强干,他们对于汉人辅政尚无太大心理压力,因此,他们的政权中也多用汉人。

高欢执政时,其丞相府中多用汉人。汉人孙骞、陈元康皆受重用。文襄帝高澄求才若渴,重用汉人甚于乃父。"魏自崔亮以后,选人常以年劳为制,文襄乃釐改前式,铨擢唯在得人。又沙汰尚书郎,妙选人地以充之。至于才名之士,咸被荐擢,假有未居显位者,皆致之门下,以为宾客,每山园游燕,必见招携,执射赋诗,各尽其所长,以为娱适"③。侯景作乱时,侯景行台郎王伟曾为侯景作书与高澄,"王(高澄)寻览书,问谁所作。或曰:'其行台郎王伟。'王曰:'伟才如此,何因不使我知。'"④当时汉人崔暹最为高澄器重,崔暹任御史中尉,"世宗(高澄)欲遐暹威势。诸公在坐,令暹高视徐步,两人掣裾而入,世宗分庭对揖,暹不让席而坐,觞再行,便辞退。世宗曰:'下官薄有蔬食,愿公少留。'暹曰:'适受勑在台检校。'遂不待食而去,世宗降阶送之。旬日后,世宗与诸公出之东山,遇暹于道,前驱为赤棒所击,世宗回马避之"⑤。文宣帝高洋对汉人大臣杨愔颇为倚重,"及(杨愔)居端揆,权综机衡,千端万绪,神无滞用。自天保五年已后,一人丧德,维持匡救,实有赖焉。每天子临轩,公卿拜授,施号发令,宣扬诏册。愔辞气温辩,神仪秀发,百僚观听,莫不悚动"⑥。高洋临终时的顾命大臣杨愔、燕子献、郑子默、高归彦四人中,除高氏宗室归彦外,其余三人皆汉人。

相比之下,北齐孝昭帝高演、武成帝高湛及后主高纬的任人状况就与之前大不相同。高演诛杀汉人杨愔、燕子献、宋钦道、郑子默,大力排抑汉人大臣。高湛即位后,重用胡人和士开与宗室大臣高元海,汉人魏收、毕义云尽管亦被委任作尚书仆射,但他们的角色仅仅是辅佐高元海从政的工具。

高演、高湛用胡人作大臣亦与杨愔等汉人大臣曾经架空其权力相关。《北齐书·孝昭帝纪》云:"及文宣崩……时杨愔、燕子献、可朱浑天和、宋钦道、郑子默等以帝(高演)威望既重,内惧权逼,请以帝为太师、司州牧、录尚书事;长广王湛为大司马、录并省尚书事,解京畿大都督。"⑦在高演、高湛兄弟看来,架空高氏宗室的

① (唐)李百药《北齐书·祖珽传》,第 514 页。
② (北齐)颜之推撰 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第 36 页。
③ (唐)李百药《北齐书·文襄帝纪》,第 31、32 页。
④ (唐)李百药《北齐书·文襄帝纪》,第 36 页。
⑤ (唐)李百药《北齐书·崔暹传》,第 404 页。
⑥ (唐)李百药《北齐书·杨愔传》,第 457 页。
⑦ (唐)李百药《北齐书·孝昭帝纪》,第 80 页。

权力,无异于汉人的和平夺权。也从此时起,高齐皇族产生了对汉人的高度警惕及对鲜卑高氏掌控皇权的深度危机感。因此,高演、高湛兄弟不仅诛杀杨愔等五人,且废懦弱而颇具汉家性质的皇帝高殷为济南王,高演自立为帝,皇权牢牢掌握在他一人手中。《北齐书·杨愔传》对娄后一段话的记载颇耐人寻味:"太皇太后(即高欢妻娄氏)曰:'岂可使我母子受汉老妪斟酌。'太后(即高洋妻李氏)拜谢。常山王(即高演)叩头不止。太皇太后谓帝:'何不安慰尔叔。'帝乃曰:'天子亦不敢与叔惜,岂敢惜此汉辈?但愿乞儿性命,儿自下殿去,此等任叔父处分。'遂皆斩之。"①在太皇太后娄氏看来,杨愔等架空其子高演、高湛的权力之举,实出于高殷之母李氏之意,汉人李氏为后,早已突破高氏宗室的容忍底限,之前已有高氏宗室"高隆之、高德正言汉妇人不可为天下母,宜更择美配。杨愔固请依汉、魏故事,不改元妃"②。以此来看,杨愔极力支持高殷生母李氏为后早已使鲜卑皇室大为不满,娄氏此言更明确表示出他对李氏的憎恨。又高殷以所谓"此汉辈"言杨愔等人,虽非出于其本意,却反映出当时朝廷中胡、汉两系的泾渭分明及胡系对汉系的强势状况。

而另一个客观事实是,在高演、高湛期,国家在文化上的汉化程度较高欢、高澄朝更深,汉人文官亦多为高齐政权利用,不过,他们基本不可能作大臣。王晞、魏收屡被高演、高湛征诏,而王晞官仅至太子太傅,魏收官仅至中书监。亦即高欢、高澄、高洋时期,国家在文化上实行胡化,而政治上却重用汉人;至高演、高湛以后,国家在文化上进一步汉化,而政治上却重用胡人。一前一后,大相径庭。

与高湛、高纬在政治上实行胡化、用胡人作大臣相并行的另一个现象是,当时胡人乐工开府、封王者亦不可胜数。当时宠胡和士开更是以胡乐舞而位至大臣,并长期把持高湛、高纬两朝国政。只要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胡乐在北齐后期的狂热流播与当时国家独用胡人作大臣的怪象之间存在重要关联。

武成帝高湛颇好胡琵琶、胡舞。《北齐书·祖珽传》云:"帝于后园使珽弹琵琶,和士开胡舞,各赏物百段。"③《北齐书·恩幸·和士开传》云:"天保初,世祖(高湛)封长广王,辟士开府行参军。世祖性好握槊,士开善于此戏,由是遂有斯举。加以倾巧便僻,又能弹胡琵琶,因此亲狎。"④高湛甚至在其母娄太后崩后,依然悦玩胡乐不已。《北齐书·神武娄后传》云:"及后崩,武成不改服,绯袍如故。未几,登三台,置酒作乐。帝女进白袍,帝怒,投诸台下。和士开请止乐,帝大怒,挞之。"⑤高湛对胡乐之痴迷、对礼法之不拘如此!

后主高纬独好胡乐,又能自创胡乐新声。《隋书·音乐志中》云:"后主唯赏胡戎乐,耽爱无已。于是繁手淫声,争新哀怨。故曹妙达、安未弱、安马驹之徒,至有封王开府者,遂服簪缨而为伶人之事。后主亦自能度曲,亲执乐器,悦玩无倦,倚弦而歌。别采新声,为《无愁曲》,音韵窈窕,极于哀思,使胡儿阉官之辈,齐唱和之,曲终乐阕,莫不殒涕。虽行幸道路,或时马上奏之,乐往哀来,竟以亡国。"⑥即便在周军攻破寿阳,国家危在旦夕之际,高纬仍不忘龟兹乐。《北齐书·恩幸·韩凤传》云:"寿阳陷没……后帝使于黎阳临河筑城戍,曰:'急时且守此作龟兹国子,更可怜人生如寄,唯当行乐,何因愁为?'"⑦

与此相应的是,这一时期汉人多被排抑在政治核心之外,而不学无术的胡人却被委以要职。其目的也很明显:即便胡人执政后对国家无多少贡献,那也不至于使汉人操控国家权柄。在北齐日薄西山之际,这种极端的施政理念为胡人乐工以胡乐而开府、封王,甚至宰制天下提

① (唐)李百药《北齐书·杨愔传》,第459页。
② (唐)李百药《北齐书·文宣李后传》,第125页。
③ (唐)李百药《北齐书·祖珽传》,第516页。
④ (唐)李百药《北齐书·恩幸·和士开传》,第686页。
⑤ (唐)李百药:北齐书·神武娄后传》,第124页。
⑥ (唐)魏徵等《隋书·音乐志中》,第331页。
⑦ (唐)李百药《北齐书·恩幸·韩凤传》,第692页。

供了可能。当时胡人乐工除和士开位及宰辅、左右朝政外,其他西域胡人乐工如曹僧奴与曹妙达父子、何朱弱、史丑多、安未弱、安马驹、沈过儿等皆以胡乐开府、封王,"王长通年十四五,便假节通州刺史"①。

对于国家而言,胡人乐工参政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一方面,胡人乐工滥充朝士,直接增加了国家的财政负担。高纬时期"诸宫奴婢、阉人、商人、胡户、杂户、歌舞人、见鬼人滥得富贵者将万数。庶姓封王者百数,不复可纪。开府千余,仪同无数。领军一时二十,连判文书,各作依字,不具姓名,莫知谁也。诸贵宠祖祢追赠官,岁一进,位极乃止"②。加之高纬大兴土木,"赋敛日重,徭役日繁,人力既殚,帑藏空竭。乃赐诸佞幸卖官"③,"于是州县职司多出富商大贾,竞为贪纵,人不聊生"④,终使北齐政局走向了不可挽救的覆亡之路。另一方面,商胡与胡人乐工互为倚赖,干预北齐政治。"武平(后主年号)时有胡小儿,俱是康阿驮、穆叔儿等富家子弟,简选黠慧者数十人以为左右,恩眄出处,殆与阉官相埒"⑤。而胡小儿受高纬恩眄开府封王后,自然也会回报康阿驮一类的昔日主人,这自然也为商胡参政打开另一方便之门。其结果是"刑残阉宦、苍头卢儿、西域丑胡、龟兹杂伎,封王者接武,开府者比肩。非直独守弄臣,且复多干朝政"⑥。

"西域丑胡""龟兹杂伎"凭借西域胡乐干预朝政仅仅是北齐国家腐败的一个缩影⑦,但它却折射出北齐统治者崇胡抑汉、重用胡人的根本用心。北齐后期胡乐由一门音乐艺术向借以开府封王、宰制天下的一项事业的转变,标示出高齐统治者执政中对汉人怀疑,以胡乐为纽带而兴起崇胡抑汉之风,进而用胡人作大臣以维系鲜卑皇权的心理。很明显,在高湛、高纬的政治策略中,胡乐无疑充当了他们重用胡人、稳固统治的一种媒介或手段。

高湛、高纬在政治上崇胡抑汉的政策,使汉族士人遭到沉重打击。武平四年(573)十月,寿春被陈将吴明彻包围,崔季舒等六人因连名总署谏止高纬入晋阳而被杀就是这一政策的集中体现。《北齐书·崔季舒传》云:

> 属车驾将适晋阳,季舒与张雕议:以为寿春被围,大军出拒,信使往还,须禀节度;兼道路小人,或相惊恐,云大驾向并,畏避南寇;若不启谏,必动人情。遂与从驾文官连名进谏。时贵臣赵彦深、唐邕、段孝言等初亦同心,临时疑贰,季舒与争未决。长鸾遂奏云:"汉儿文官连名总署,声云谏止向并,其实未必不反,宜加诛戮。"帝即召已署表官人集含章殿,以季舒、张雕、刘逖、封孝琰、裴泽、郭遵等为首,并斩之殿庭,长鸾令弃其尸于漳水。自外同署,将加鞭挞,赵彦深执谏获免。季舒等家属男女徙北边,妻女子妇配奚官,小男下蚕室,没入赀产。⑧

宠胡韩凤利用后主高纬对汉族士人的猜忌,对汉人文官大加排斥,最终将这次汉人文官连名总署的进谏定性为汉人谋反,发起署名的崔季舒等六人亦被杀。崔季舒、张雕、封孝琰等汉族士人低估了胡人韩凤等的实力和手段,更不谙高纬崇胡抑汉的本心。在高纬看来,汉人联名进谏事件的性质要远比寿春被围严重得多。

这一事件无疑也反映出北齐朝廷内部胡性对汉性的极端排斥。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指出:"北朝胡汉之分,不在种族,

① (唐)李百药《北齐书·恩幸·韩宝业等传》,第 694 页。
② (唐)李百药《北齐书·后主纪》,第 112 页。
③ (唐)李百药《北齐书·后主纪》,第 113 页。
④ (唐)李百药《北齐书·后主纪》,第 114 页。
⑤ (唐)李延寿《北史·恩幸·齐诸宦者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3055 页。
⑥ (唐)李百药《北齐书·恩幸传序》,第 685 页。
⑦ 北齐末期政治的变迁受外部军事环境、内部经济环境,以及帝王个人的执政能力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崇胡抑汉、胡人干政仅仅是其中的部分因素。
⑧ (唐)李百药《北齐书·崔季舒传》,第 512、513 页。

而在文化。”①即胡汉之分,并非胡人与汉人血统之别,而是对胡化或汉化之认同与否。北齐胡汉之争反映在政治上,即秉承胡性气质的士人与秉承汉性气质的士人之间的权力之争。韩凤(字长鸾)所谓崔季舒等“汉儿文官”“未必不反”等莫须有之词,真切反映出“时武职疾文人”②的心理。《北齐书》韩凤本传对他这一心理记载颇详“凤于权要之中,尤嫉人士……每朝士谘事,莫敢仰视,动致呵叱,辄詈云‘狗汉大不可耐,唯须杀却。’”③当时宠胡高阿那肱也有强烈的排汉情绪,他对星宿不甚理解,却谩骂汉化胡人源师道“汉儿强知星宿”④。高齐宗室高元海对汉人亦有敌对情绪,《北齐书·祖珽传》载“元海语侯吕芬、穆提婆云‘孝徵(祖珽字孝徵)汉儿,两眼又不见物,岂合作领军也。’”⑤

总之,在高洋之后,高齐朝廷在用人机制上即开始排抑汉人作大臣,杨愔等五人、崔季舒等六人先后被杀事件,都证明了这一时期胡人操持权柄的不可动摇性。

和士开是高湛、高纬最为宠幸的胡人。“武成外朝视事,或在内宴赏,须臾之间,不得不与士开相见。或累月不归,一日数入;或放还之后,俄顷即追,未至之间,连骑催唤。奸谄日至,宠爱弥隆,前后赏赐,不可胜纪。言辞容止,极诸鄙亵,以夜继昼,无复君臣之礼”⑥。和士开亦因此权焰熏天。士开为稳固自己的地位,甚至蛊惑高湛,终成高湛禅位于太子高纬一事。高纬对和士开更是深相依仗,“时内外除授,多由士开奏拟”⑦。大致高湛在位时,朝政几乎由和士开把持。高湛卒后,和士开、胡长粲、娄定远、赵彦深、元文遥、綦连猛、高阿那肱、唐邕一度总持朝政,之后陆令萱、和士开、高阿那肱、穆提婆、韩凤共同宰制天下。这期间汉人大臣只有赵彦深、元文遥二人,然“赵彦深阿谀顺旨,俯首怀禄,元文遥器能先见,不敢措言”⑧,故此时朝廷,胡风极盛。

和士开、陆令萱、高阿那肱、穆提婆、韩长鸾等胡人执政,对北齐官制危害极大。他们“各引亲党,超居非次,官由财进,狱以贿成”⑨。比此影响更深的是,这种风气直接引发了士人的信仰危机。“于时下陵上替,奔竞成习,士无贵贱,风节顿尽”⑩,正直的名贤素士却被排抑于国家权力核心之外。

三

在北齐后期国家用胡人作大臣、政治上崇胡抑汉风气的影响下,汉人从政的热望与进取的勇气渐次消沉。反映在文学上,就是原先诗歌中富于豪气的政治抒情诗趋于衰歇,昂扬的胡乐意象亦几乎销声匿迹,这一时期的文人诗在一定程度上表征出明显的去北朝化倾向。从表面来看,这一变化符合当时南风北渐的文学大势,不足为奇。然而在实质上,这种诗风的变化与北齐后期的用人政策有重要关联。

高纬是北齐政治上反汉化最强烈的帝王,同时他又是北齐帝王中在文学上被汉化得最彻底者。他“幼稚时,曾读诗赋,语人云‘终有解作此理不?’”⑪及长,“颇学缀文”⑫。时高纬胡皇后被胡太后剃发送还其家,高纬“每致诗以

①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46页。
② 见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自(唐)李百药《北齐书·文苑·颜之推传》,第624页。
③ (唐)李百药《北齐书·恩幸·韩凤传》,第693页。
④ (唐)李百药《北齐书·恩幸·高阿那肱传》,第690页。
⑤ (唐)李百药《北齐书·祖珽传》,第519页。
⑥ (唐)李延寿《北史·恩幸·和士开传》,第3044页。
⑦ (唐)李延寿《北史·冯子琮传》,第2011页。
⑧ (隋)卢思道《北齐兴亡论》,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九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89~490页。
⑨ (唐)李百药《北齐书·后主纪》,第112页。
⑩ (隋)卢思道《北齐兴亡论》,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九册,第489页。
⑪ (唐)李百药《北齐书·文苑传序》,第603页。
⑫ (唐)李百药《北齐书·后主纪》,第112页。

通意”①。高纬宠妃冯小怜在齐亡入长安后被赐予代王达,“淑妃弹琵琶,因弦断,作诗曰:‘虽蒙今日宠,犹忆昔时怜。欲知心断绝,应看胶上弦。’”②诗亦精巧,情亦专注,盖冯小怜在北齐时曾与高纬多有此类诗歌唱和。就诗歌的风格而言,高纬诗多受江左诗风沾溉,有明显的江左化倾向。《北齐书·文苑传序》云其“及长亦少留意(诗赋)。初因画屏风,敕通直郎兰陵萧放及晋陵王孝式录古名贤烈士及近代轻艳诸诗以充图画,帝弥重之。后复追齐州录事参军萧愨、赵州功曹参军颜之推同入撰次,犹依霸朝,谓之馆客”③。萧放、王孝式、萧愨、颜之推皆梁朝入北文人,受江左诗风的影响,高纬对轻艳诸诗亦“弥重之”。此外,高纬在武平年间设立文林馆及文林馆学士辑撰的《修文殿御览》,都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这也足以见出高纬本人对于汉文化的态度。

与对汉文化的态度不同,高纬利用胡乐兴起的政治上的排汉之风,直接造成了北齐汉人从政理想的无所依归。加之北齐后期两次灭汉事件对排汉之风的助推,汉人的政治热情就开始消退了,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消沉。这一状况反映在诗歌创作上,表现为北齐后期的诗歌普遍弥漫着一种沉重的感伤情怀,与魏齐之交文人诗之风骨奕奕形成明显反差。

魏齐之交的文人多抱有政治热望,他们的诗歌也富于风骨辞彩。如魏收的《永世乐》:

> 绮窗斜影入,上客酒须添。翠羽方开美,铅华汗不沾。关门今可下,落珥不相嫌。④

此作本为《西凉乐》套曲中的一支摘遍杂曲,系魏收为杂曲《永世乐》所配之歌辞。此词语言华美而气质粗犷,对军人的贞刚、豪壮情怀极尽铺夸。既迎合了胡汉交融的《西凉乐》之粗犷豪放,又彰显出北地文人的入世情怀。恰如北齐文襄帝高澄曾对魏收的评价:“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国之光采,雅俗文墨,通达纵横。我亦使子才、子升时有所作,至于词气,并不及之。”⑤与魏收同时期的温子升诗中也多有粗犷豪放的胡性气质。其《凉州乐歌二首》:

> 远游武威郡,遥望姑臧城。车马相交错,歌吹日纵横。
>
> 路出玉门关,城接龙城坂。但事弦歌乐,谁道山川远。⑥

风格与魏收《永世乐》颇似,盖亦为《西凉乐》之摘遍所配曲辞。又如《白鼻騧》:

> 少年多好事,揽辔向西都。相逢狭斜路,驻马诣当垆。⑦

《安定侯曲》:

> 封疆在上地,钟鼓自相和。美人当窗舞,妖姬掩扇歌。⑧

《燉煌乐》:

> 客从远方来,相随歌且笑。自有燉煌乐,不减安陵调。⑨

这些诗不仅题材、意象皆及关陇,且情感豪放、辞彩瑰丽、风骨遒劲。作为魏齐之交的一流文人,温子升能写出这样风骨辞彩兼备的好诗,固然与江左诗风在形式上的濡染有关,但子升在从军途中为鲜卑军人胡性气质感发则是其诗歌风骨气力形成的重要因素。难怪梁武帝称温子升为“曹植、陆机复生于北土,恨我辞人,数穷百六。”⑩良是!这样风骨、辞采兼备的好诗恐非踟蹰于宫中的江左诗人可玩味。

魏齐之际的祖珽也创作了一系列富于气势的诗歌。“时神武送魏兰陵公主出塞嫁蠕蠕,魏收赋《出塞》及《公主远嫁诗》二首,珽皆和

---

① (唐)李延寿《北史·齐后主皇后胡氏传》,第 524 页。
② (唐)李延寿《北史·齐后主冯淑妃传》,第 526 页。
③ (唐)李百药《北齐书·文苑传序》,第 603 页。
④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 2268 页。
⑤ (唐)李百药《北齐书·魏收传》,第 487 页。
⑥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下册,第 2221 页。
⑦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下册,第 2220 页。
⑧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下册,第 2220 页。
⑨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下册,第 2221 页。
⑩ (唐)李延寿《北史·文苑·温子升传》,第 2785 页。

之,大为时人传咏。”[①]这些诗今皆不存,然从诗歌题目来看当为富于气势的壮行之诗。又祖珽在齐初曾随高洋北征,其《从北征诗》:

翠旗临塞道,灵鼓出桑乾。祁山敛雰雾,瀚海息波澜。戍亭秋雨急,关门朔气寒。方系单于颈,歌舞入长安。[②]

此诗亦颇为豪壮。诗人特意运用祁山薄雾、戍亭冷雨、关门朔气等肃杀、孤寂的景象,来衬托军人北击匈奴、西凌北周的豪壮气骨与必胜信念。时文士裴让之亦曾随文宣帝高洋北征,作《从北征诗》:

沙漠胡尘起,关山烽燧惊。皇威奋武略,上将总神兵。高台朔风驶,绝野寒云生。匈奴定远近,壮士欲横行。[③]

此诗以胡尘、关山、朔风、绝野、寒云等粗犷、阴冷的意象,烘托自我纵横天下的情怀。此诗虽多用白描,明白如话,却骨气挺秀、蕴蓄气势。这一时期高昂的《征行诗》尤其值得关注:

垄种千口牛,泉连百壶酒。朝朝围山猎,夜夜迎新妇。[④]

这是今存魏齐之交的诗歌中最富于胡气者。《北齐书》高昂本传云其年少时“不遵师训,专事驰骋,每言‘男儿当横行天下,自取富贵,谁能端坐读书,作老博士也。’与兄乾数为劫掠,州县莫能穷治。招聚剑客,家资倾尽,乡闾畏之,无敢违迕”[⑤]。就本诗而言,其不仅豪壮,且复乐逸: 山坡上牧放着肥牛千口,军营中将士们在纵情豪饮,而“朝朝围山猎,夜夜迎新妇”的习俗更非胡人而谁? 边亭生活本苦至极致,而在高昂诗中,放牧、豪饮与围猎反成军旅生涯之乐事。作为地方豪强出身的高昂,他粗豪的质性与诗歌风格的形成有一定关联,然其为高欢重用、政治理想高扬也是形成本诗风格的重要原因。高昂初随高欢起兵,先后从高欢战于广阿、邺城、韩陵、上洛等地,立下赫赫战功。韩陵之战中,如果没有高昂舍命救援,高欢可能性命不保。高昂也因此成为高欢最为重用、最为信任的汉人。“于时,鲜卑共轻中华朝士,唯惮服于昂。高祖每申令三军,常鲜卑语,昂若在列,则为华言”[⑥]。高昂的另一首《赠弟季式诗》也有胡性气质:

怜君忆君停欲死,天上人间无可比。走马海边射游鹿,偏坐石上弹鸣雉。昔时方伯愿三公,今日司徒羡刺史。[⑦]

此诗作于高昂攻克上洛之后,“时昂为流矢所中,创甚,顾谓左右曰:‘吾以身许国,死无恨矣,所可叹息者,不见季式作刺史耳。’高祖闻之,即驰驿启季式为济州刺史”[⑧]。高昂在箭伤至重、性命交关之时,显然不想撒手人寰,表现出“今日司徒羡刺史”的无奈。“走马海边射游鹿,偏坐石上弹鸣雉”二句对兄弟二人年少时游猎终日、无忧无虑生活极尽铺夸,豪放之情自然充溢其中。

令人遗憾的是,魏齐之际的这一诗风并未得以延续。在高洋之后,由于北齐在用人上实行崇胡抑汉的政策,汉人远大的政治理想因之破灭,他们诗歌中贞壮的气骨逐渐被感伤的情怀代替。邢邵的《冬夜酬魏少傅直史馆》《冬日伤志篇》二诗就很能代表这种变化。

《冬夜酬魏少傅直史馆》:

年病从横至,动息不自安。兼豆未能饱,重裘讵解寒。况乃冬之夜,霜气有余酸。风音响北牖,月影度南端。灯光明且灭,华烛新复残。衰颜依候改,壮志与时阑。体羸不尽带,发落强扶冠。夜景将欲近,夕息故无宽。忽有清风赠,辞义婉如兰。先言叹三友,次言惭一官。丽藻高郑卫,专学美齐韩。审谕虽有属,笔削少能干。高足自无限,积风良可抟。空想青门

① (唐) 李百药《北齐书·祖珽传》,第514页。
②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下册,第2273页。
③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下册,第2262页。
④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下册,第2257页。
⑤ (唐) 李百药《北齐书·高乾传附高昂传》,第293页。
⑥ (唐) 李百药《北齐书·高乾传附高昂传》,第295页。
⑦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下册,第2258页。
⑧ (唐) 李百药《北齐书·高乾传附高昂传》,第295页。

易,宁见赤松难。寄语东山道,高驾且盘桓。①

此诗创作于北齐河清年间,此时邢邵已届老年。他身体羸弱、心绪索然、壮志消沉的状况与当时国家政局的变化有着很大关系。时高演、高湛杀杨愔等汉人大臣,国家进入胡人作大臣的时期。邢邵因为与杨愔是好友,在杨愔被杀后,他也被外放为西兖州刺史。与邢邵一样,当时的汉族士人,不管在朝或在野者,多游离于国家权力核心之外,面对"风音响北牖"的严酷政治风向,他们多战战兢兢而"动息不自安"。汉士大夫们昔日的鸿鹄之志已与时阑珊,他们除了"高驾且盘桓"外,实在无可奈何。汉人王晞的经历也可说明这一状况。王晞虽是高演的重要谋士,然高演即便在杀杨愔执政后,尚不敢让王晞在朝廷公开露面。高演欲咨事,"每夜载入,昼则不与语,以晞儒缓,恐不允武将之意"②。足见当时汉人为胡人大臣所不容的状况。甚至在乾明元年高演践祚后王晞依然心怀恐惧,不敢随意参见高演。高演因此不得不"诏晞曰:'何为自同外客,略不可见。自今假非局司,但有所怀,随宜作一牒,候少隙即径进也。'"③后高演让王晞作侍中,王晞深谙当时汉人大臣为胡人所不容的局面,固辞不受。为皇帝高演看重的王晞尚且战战兢兢如此,则杨愔为高演所恶,其好友邢邵的处境更可想而知。邢邵的另一首《冬日伤志篇》也反映了他在杨愔被杀后感伤的情怀:

昔时惰游士,任性少矜裁。朝驱玛瑙勒,夕衔熊耳杯。折花步淇水,抚瑟望丛台。繁华夙昔改,衰病一时来。重以三冬月,愁云聚复开。天高日色浅,林劲鸟声哀。终风激檐宇,余雪满条枚。遨游昔宛洛,踟蹰今草莱。时事方去矣,抚己独伤怀。④

诗歌前半部分怀念与挚友杨愔在昔日的快乐交游,后半部分却感伤于当下彼此阴阳两界、自己亦被贬为地方刺史而踟蹰于草莱的现状。末二句"时事方去矣,抚己独伤怀"显然是对自我情怀的表述,但此又何尝不是当时衣冠士人面对政治上胡风大盛而无如之何的慨叹?

邢邵的这两首诗代表了北齐后期文人诗歌创作的整体走向:题材由申发壮志变为抒写伤情,情感表现方式亦由张扬转为内敛,此前文人诗中的胡性气质已消失殆尽。

杨训的《群公高宴诗》也是一首典型的感伤之作:

中郎敷奏罢,司隶坐朝归。开筵引贵客,馔玉对春晖。尘起金吾骑,香逐令君衣。绿酒犀为椀,鸣琴宝作徽。寸阴良可惜,千金本易挥。⑤

此诗前八句写群公退朝后置酒高宴之乐,而末二句却在品味妙曼歌舞、樽中美酒的娱悦中,生发出人生苦短的凄惶与追名逐利的虚无情怀来,两句诗对这一时期士人心态之描绘可谓入木三分。这一时期祖珽的《望海诗》:

登高临巨壑,不知千万里。云岛相接连,风潮无极已。时看远鸿度,乍见惊鸥起。无待送将归,自然伤客子。⑥

同样也抒写了萧索感伤的情怀。此诗作于他被贬为光州刺史时,祖珽虽在北齐后期作过侍中、仆射,参与决命国家大政⑦,但他最后还是被胡人排斥而外放为北徐州刺史,并卒于北徐州。本诗与常人望海诗大不相同,常人观海时体会到的多是大海的浩瀚苍茫,而由于诗人心情抑郁,他举目所见尽是冷风怒潮。再自然不过的鸿雁远度、沙鸥惊飞,也会生发出诗人"自然伤客子"的人不如鸟的凄惶情感来,这与

①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下册,第 2264 页。

② (唐)李百药《北齐书·王昕传附王晞传》,第 420 页。

③ (唐)李百药《北齐书·王昕传附王晞传》,第 420 页。

④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下册,第 2264 ~ 2265 页。

⑤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下册,第 2266 ~ 2267 页。

⑥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下册,第 2273 页。

⑦ 按,汉人祖珽作大臣是特例,且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他依附于权臣和士开而拥有了一定的发言权。同时,这种权利也是受限的,(恰如上所引,高齐宗室大臣高元海认为"孝徵汉儿"尚且不合作领军。)因此,当祖珽为胡人和士开等厌弃时,他也免不了自身难保的命运,他被贬为光州刺史就是被胡人集团摒弃的明证。

他《从北征诗》中“方系单于颈，歌舞入长安”的豪壮气概形成强烈反差。

北齐后期诗歌除了整体上弥漫感伤情怀外，取材亦相对狭窄，语言刻画更见细腻。这使得本已江左化的北齐诗歌，无论在语言上还是神情上都与江左诗歌进一步趋同。《颜氏家训·文章篇》云：“兰陵萧慤，梁室上黄侯之子，工于篇什。尝有《秋诗》云：‘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时人未之赏也。吾爱其萧散，宛然在目。颍川荀仲举、琅琊诸葛汉亦以为尔。而卢思道之徒，雅所不愜。”①今萧慤《秋思诗》具在，“芙蓉”二句确实能以动景衬静境，其雅致自然有如天成。然全诗有句无篇，算不上那一时代的好诗。卢思道等北人“雅所不愜”而“未之赏”者，盖非不谙于此二句诗“萧散”的风神意境，当出于对此诗整体上过分刻削字句的不赞同。其实，北人如卢思道者，他们在北齐后期创作的诗歌也趋于雕凿，不仅格调转艳，题材也进一步狭窄起来。如卢思道的《后园宴诗》：

> 常闻昆阆有神仙，云冠羽佩得长年。秋夕风动三珠树，春朝露湿九芝田。不如邺城佳丽所，玉楼银阁与天连。太液回波千丈映，上林花树百枝然。流风续洛渚，行云在南楚。可怜白水神，可念青楼女。便妍不羞涩，妖艳工言语。池苑正芳菲，得戏不知归。媚眼临歌扇，娇香出舞衣。纤腰如欲断，侧髻似能飞。南楼日已暮，长檐鸟应度。竹殿遥闻凤管声，虹桥别有羊车路。携手傍花丛，徐步入房栊。欲眠衣先解，半醉脸逾红。日日相看转难厌，千娇万态不知穷。欲知妾心无剧已，明月流光满帐中。②

此诗以五七言歌行体经纬而成，虽不乏邺城、太液、上林等北地意象，然佳丽、青楼、妖艳、便妍、媚眼、娇香、纤腰、侧髻等皆香艳软媚、雕凿满眼之词，全无北人语言风味之一点。这种创作走向，不但突破了江左诗歌的萧散之境，而且走得更远，让人只看到意象，而意境全无，明显标示出北齐诗歌在题材、意境方面的狭窄化走向。此诗短视之外，且复露骨。如“欲眠衣先解，半醉脸逾红。日日相看转难厌，千娇万态不知穷”已近于色情描写。末二句“欲知妾心无剧已，明月流光满帐中”本欲深化题旨，却未能振起颓势。就形式艺术而言，魏齐之际的文人是很难有这样的创作水准的，而北齐后期的卢思道却能将其演绎自如似行云流水。不过，在惊叹于北诗南化的同时，我们更应认识到北齐后期文人诗歌题材的变窄与文人创作方向的迷失。从根本上说，这又与政治上胡风转盛后文人政治理想的无所依归有莫大关系。

另外，刘逖的《清歌发诗》“扇中通曼脸，曲里奏《阳春》。久应迷座客，何啻起梁尘”③，也描写了美人歌舞的一个场面，意象、辞彩、事典皆佳，下笔细腻处不让江左。

阳休之的《春日诗》《咏萱草诗》是今存北齐咏物诗中刻画最细腻者。如《春日诗》：

> 迟迟暮春日，霭霭春光上。柔露洗金盘，轻丝缀珠网。渐看阶茝蔓，稍觉池莲长。蝴蝶映花飞，楚雀缘条响。④

其中“柔露洗金盘，轻丝缀珠网”二句，对春日里初阳出雾、细丝缀网的动感细节进行了精细刻画，字里行间传达出一种生命的张力。藤蔓、莲叶的生长过程，本用肉眼难以看得出，作者却故意以“渐看阶茝蔓，稍觉池莲长”，将蔓草与荷叶的生长过程浓缩，仿佛一切变化尽在目前，从而摹状出春天的蓬勃生机来。这种细腻的感悟，已与江左咏物诗之精致相类。不但如此，诗人直至诗末依然在描摹，把江左诗歌言尽而意浅的缺点都一概照搬。

总之，北齐后期汉族文人政治理想无所依归的现状，对其诗歌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时期的文人诗整体上充斥着浓郁的感伤情怀，诗歌取材也趋于狭窄，语言刻画趋于细腻。更可悲的是，其诗歌在摒弃风骨气力的同时，连传统文人应有的骨气都一概丢弃了。

① （北齐）颜之推撰 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第275页。
②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下册，第2636～2637页。
③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下册，第2272页。
④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下册，第2281页。

四

北齐后期诗风的江左化并不能简单地以南风北渐一言概之。我们认为,北齐后期既是朝野对胡乐迷恋至狂热的阶段,也是文人诗歌气骨尽消的阶段。音乐与诗歌两种极端化走向的并行出现绝非偶然,北齐崇胡抑汉的政治取向是造成胡乐纷泊与汉诗颓靡局面的重要因素。

一方面,西域胡戎乐充当了武成、后主两朝维系胡系政权的强大纽带,终使"才智之士弃而不任,假有名级,备员而已"①,高齐皇权得以牢牢掌握在胡人手中。另一方面,受压制的汉族士人被排除于政治核心之外,他们只能寄情翰墨来消遣愁怀。这引发了北齐末期诗歌题材的转折,即原来风骨奕奕的气度消失殆尽,而代之以娇情软骨或感伤情怀,诗歌题材进一步变窄。同时,诗歌的语言刻画亦趋于细腻精工。这种孱弱的诗风与北齐前期风骨遒劲、语言富赡的诗风形成强烈反差。

当然,北齐后期文人诗风骨气力的整体消歇,并非说明诗人们从此再创作不出贞刚之气的作品。事实上,不论身在北齐,还是居处北周,诗人们依然生活在豪放质朴的北人生活圈子里,当部分汉族士人地位提高、复被委以重任时,文人诗中的昂扬豪情依然会被点燃。《隋书·李德林传》云:

> (周)武帝尝于云阳宫作鲜卑语谓群臣云:"我常日唯闻李德林名,及见其与齐朝作诏书移檄,我正谓其是天上人。岂言今日得其驱使,复为我作文书,极为大异。"②

周武帝得到北齐文人李德林后之窃喜貌可想而知。李德林在入北周后亦被委任作内史上士,当时"诏诰格式,及用山东人物,一以委之"③。北齐亡后与李德林同时被征入长安的邺下文人尚有卢思道、薛道衡、阳休之、李孝贞等十八人,北周皆委以不次之职。邺下汉族士人入长安后政治地位的提高,又点燃了他们的心中的政治热望,他们诗中的风骨气力亦被唤醒。如卢思道《从军行》、薛道衡《出塞二首》等军旅题材的诗歌,其贞壮的气骨、瑰美的辞彩甚至不让唐人。可见北齐末期特定政局下文人诗中风骨气力的消弥只是暂时的,北朝文人诗在本质上所具有的贞壮之气就像遗传基因一样,在合适的条件下总会显现出它质性天然的一面来。

责任编校:刘　云

① (隋)卢思道《北齐兴亡论》,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九册,第 490 页。
② (唐)魏徵等《隋书·李德林传》,第 1198 页。
③ (唐)魏徵等《隋书·李德林传》,第 1198 页。